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秦直道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秦直道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 秦直道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12

ISBN 978 - 7 - 5513 - 0905 - 9

I. ①—… II. ①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580 号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作 者	秦直道
责任编辑	耿 瑞
整体设计	汇丰印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25印张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513-0905-9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目 录

Contents

人

我们当初是这样被人们欢迎的 / 3
那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 / 5

回 / 9

阔儿 / 16

黄莲 / 21

毛婆 / 30

日子 / 38

不一样的库淑兰 / 42

人都是自己生命的歌者 / 47

事

孤灯下的一个夜晚，孤单中的一次想象 / 55

1988，和大涝池的几条鱼 / 59

那个夜晚时间的表情 / 66

上大学前的那几天 / 82

十二年前的那个下午 / 92

因为秦腔…… / 99

腊月二十八这个集日 / 107

一个人病危的时候 / 111

父亲的离去 / 113

今天，我又路过那家饭馆 / 118

家住医院旁 / 123

对面岁月的梦走过来 / 130

物

废墟 / 137

和一只狗的相遇 / 141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 144

无题三则 / 146

阳光的馈赠 / 150

我

一生有梦 / 155

那些曾经闪耀着幸福光芒的词 / 163

普通话这种话 / 167

『看你老实，所以……』 / 173

当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 178

夜梦朝拾 / 180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你提供经验 / 185

当我老了，应该是叶子的样子 / 190

风

炕·床 / 197

与麦子有关的一些记忆 / 206

『丢』 / 220

知客 / 224

苹果园房子 / 230

嘴里 / 240

和苜蓿，邂逅在它的故乡 / 244

赤道还有一扇坡 / 249

梦里泰塔 / 254

离别的花，正在故乡的这个季节绽放 / 263

故乡，难道只是一个记忆？ / 269

历史的脚步正在生活的大地上前行 / 274

大佛寺里，大佛寺外 / 278

在天唐，公共汽车和时间恋爱 / 285

眼神 / 291

人间烟火 / 295

风的心情 / 298





003

黎明的模样 / 301

一个这样的城市 / 306

人与雪之间 / 312

频婆街上那个金黄色的中午 / 318

我在天黑时想象你那里深夜的样子 / 322

逝

讣告和纸讣 / 327

人长眠的那张床 / 333

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 / 339

唢呐声里的人生最后一程 / 343

长精神，短精神 / 350

坟上笼 / 359

味

人与书 / 365

人把时间哄高兴了 / 369

人与时间的关系 / 372

人和渐变的时空 / 376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 / 379

心『动』 / 383

野草不感叹 / 385

人的境遇·人的精神·人的中心 / 387

这也是一种人生 / 390



我们当初是这样被人们欢迎的

在医院妇产科洗婴室关闭的大门前，贴着门上的玻璃站着好几个人。站在前面的人的脸已经被玻璃压得平平的，后面还有几个人，他们近得几乎可以闻见彼此的呼吸，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不在乎这些，他们就是想透过洗婴室门上的玻璃，看看两位护士是怎样忙着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进行清洗和护理的。

护士当然知道门外的人在看她们专业的动作。她们心里可能很得意，因为这事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当然，她们虽然高兴，也要极力掩饰自己的这种得意，这种得意要用一种冷漠的表情表现出来似乎才显得恰当，否则就会让别人觉得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表情。她们认为只有这种表情才是一个有特殊的专业技能的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表情。

贴着门上的玻璃在观望的那些人，他们是在为以后同别人闲聊积累谈资。这时他们就当这里是以后有人称赞他们人生经验丰富时的历史现场。

什么地方都能碰见围观的人。这次他们围观的是一个刚刚降临的婴儿。

没有技能的人常常围观有技能的人，就像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吹糖人、画像，虽然他不想买，可是他就想看人家的绝活。捏糖人的人也自豪，也许他希望围观他的人能买一个糖人；画像



的人也自豪,也许他想围观的人也会让他给自己画个像。

在那一刻,围观的人的神情都很专注,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来医院干什么来了。他可能是一个病人,而他的病还没有好;她可能是来伺候病人的,可能她都忘记了病房的病人正在焦急地找她,不知她去了什么地方。

他们现在不管这些,可能当护士将婴儿从洗婴室里推出来了,他们才会回过神来!

楼道里还有走来走去的人,他们可能已经看过了,也可能已经习惯了大人的肉体,他们不想去看一个婴儿的肌肤。而且婴儿的肌肤不像幼儿的肌肤那么白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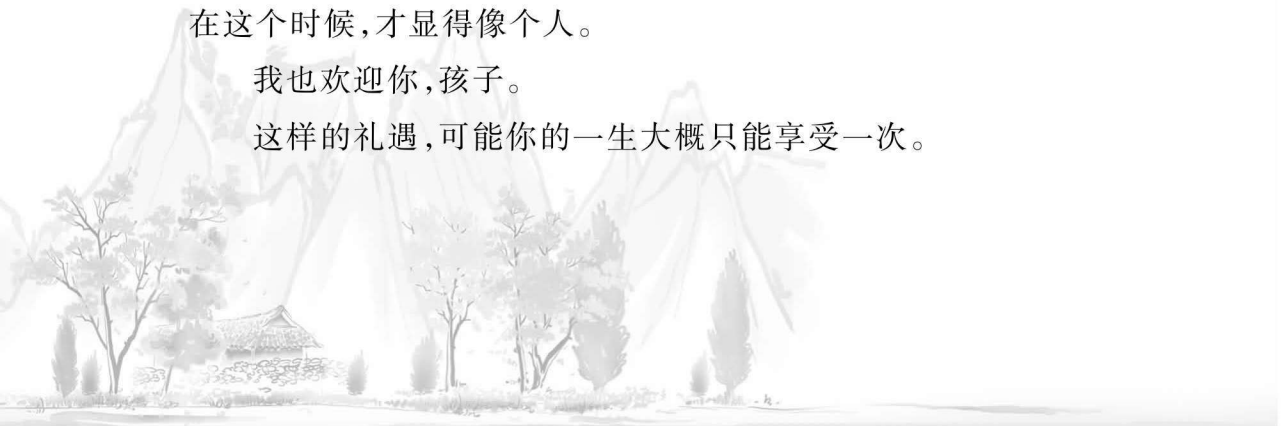
人们与洗婴室里的这个孩子有关系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可是,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欢迎一个与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生命的降临。

欢迎你,孩子!我们都记得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模样。我们可以做证。

一个中年人看着看着,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了浅浅的笑容。不知他笑什么?也许只有这个还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婴儿才有幸得到他的笑容。人在平时生活中的笑容实在是如此的稀缺,而这个婴儿竟然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引出了大人的笑容。大人与婴儿之间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和谐。人在这个时候,才显得像个人。

我也欢迎你,孩子。

这样的礼遇,可能你的一生大概只能享受一次。



那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标志便是我们的第一声啼哭，那是一个新生命向这个未知的世界报到。就像刀郎的《爱是你我》这首歌中所唱的：这世界，我来了。我们降临这个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显得有点奇特。我们的第一声呐喊，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象征。因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里有着太多的哭声，所以这一声啼哭，只是我们人生的揭幕。因为这一声啼哭，我们的父母或兴奋，或忧虑，但我们的降临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从那一声啼哭开始，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便开始了。

在我们还根本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也是我们的武器。

经常在不经意间，童年的情形闪现于眼前。

清晨，当睁开眼睛看见四周无人时，我用哭声唤回了厨房中的母亲。那意思是说：“快来，我睡醒了。”那时哭声成为一道急切的命令，母亲即使再忙也要从厨房赶到我的床前，扶我起床，给我穿衣，并将我抱下床。我的一天开始了。

饭桌上，因为好动，我的手常常不由自主地横冲直撞，好端端的一盘菜被弄得满桌子汤汤水水，结果迎来父亲的一声吓唬，我便被吓哭了，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为此祖母责怪父亲说：“孩子还小，那么大声，会吓着孩子的。”



吃完饭了,我被母亲抱着去邻居家。邻居家的阿姨说:“长得这么乖,来,阿姨抱抱。”谁知还没等阿姨抱过去,我便哇地一声哭起来。好像别人身上长了钉子一样。没办法,阿姨只好还给母亲来抱。“去,让你妈抱,小毛头。”阿姨嗔怪地盯着我,对母亲说。我一副好像逃离魔掌的样子。我的哭声好像被母亲遥控着一样,母亲抱上,也便戛然而止了。

邻居乐乐拿了一个玩具熊,被我看见了,我伸手去要。他不给我。我就哭,用哭来吓唬他。母亲就劝乐乐:“乐乐乖啊!让弟弟玩一会儿你的熊宝宝,好吗?”乐乐也真听话,就把那个胖乎乎的玩具熊给了我。我拿着玩具熊,旁若无人地来回摇晃着,一副霸道而自得其乐的样子。

母亲不得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让祖母照看我。我哭天喊地地不愿母亲离去。母亲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去了。后来,母亲说离去的那一幕永远刻在了她的心中。想象中祖母也无奈地叹息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渐渐地,我已忘记了母亲的存在。我的生活中只剩下了祖母。

有一天,母亲回来了,远远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用陌生的眼神看了母亲一眼,又自顾玩去了。祖母在旁边劝说着:“看,妈妈回来了,快,快叫妈妈。”没用,我自顾自地去玩,好像母亲不存在似的。母亲和祖母对视了一下,尴尬地笑了。祖母嘴里嗔怪着长叹一声:“唉……这孩子!”

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抱着我去打针。打针前,母亲安慰我说:“不要哭,过一会儿就好了。”可是那个尖尖的东西刚一碰到我的小屁股,我便呼天抢地地哭起来,那哭声似乎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停下来。和着我的哭声,注射器里的药水被护士注进我那胖乎乎的小屁股里。母亲在旁边不断地安慰着:“完了完

了,不要哭了啊!完了!”直到护士拔出针头,母亲抱起我,来回地摇着,安慰着。那哭声的余波还在持续。那时,我还无法理解,母亲所有的希望都融进了护士的针头和我的哭声中。我现在想,当年给我打针的那位护士真有耐心,换我的话,早都改行了。自从有被护士打针这种经历开始,小时候在我眼里害怕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黑夜里母亲故事中的大灰狼,另一个便是医院里护士的针头。

吃药和打针情同手足,须臾不可分离。如果要理解什么叫为难,问一问喂小孩吃过药的母亲就知道了。那真是一场吃药与反吃药的曲折抗争。那时是父亲抱着我,母亲将好不容易和好的药端在我的嘴前,冷不防被我晃动的身子和手打掉了一半。然后,母亲趁机将剩下的药灌进我的嘴里。然而这并不等于成功了一半,药又被我毫不配合地吐了出来。这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回合,好不容易才把一顿药吃完。“好了,好了,不吃了。”我听见母亲和父亲都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呼了多少次这样的气。

.....

我们有着多少上面的记忆。

那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充满哭声的日子渐行渐远。那个充满哭声的日子也变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

在以后的生活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偶尔听到邻居家小孩的哭声,但觉得那仿佛与自己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

我们都是哭声里长大的孩子。

哭,成为上帝赐予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幸福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我们命令,我们撒娇,我们抗争,我们成长。



不管有理没理,我们都用这种武器扩展着自己的地盘。

长大后,我们偶尔还会哭。这时我们哭出的泪水中包含着痛苦、忧伤、挣扎、绝望、激动、思念等太多的东西。人生所有的沉重都融入了我们的泪水。

哭,成为一种涤荡,涤荡去所有的沉重,让人昂起头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哭,迎接明天。我们已开始面对生活,开始理解生活。人们说我们成熟了。渐渐地,我们才明白成熟的一种含义就是默默承担与忍受。从此我们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理解了的人生。偶尔想起那个哭声里的童年,真的变得像童话一样遥远。





走进西边的厦屋的时候,第一眼我就看见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静静地坐在贴着白瓷砖的炕沿上看电视。她看上去像一个高中生的样子。就在看到她的那个瞬间,我感到了那是一种在县城中学上学的农村孩子身上所弥散的美,一种纯朴的美。我心里想,你只要看到了她,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作纯朴的美,它的含义在任何词典上都查不到。我知道,那种美是天然形成的。

那种美,我能感觉到。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以前根本没有见过她。

这一天,是刚过完春节后不久的正月初六,大地上的一切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天虽然有点阴沉,但一缕一缕的春风似乎拂动得这阴沉的大地也变得活动起来了,让人觉得不再像刚刚过去的腊月那样的凝重。

久违了! 这样的感觉!

我好像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感受过频婆街上的春天了。这样的天气,似乎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的天气,而是一种让人感到似乎一定要记住一点什么的天气。

我常想,春节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让人吃好玩美,而是能够把春天的感觉带进每个人的心里。就这一层意义来说,它就已



经变得让人期盼不已了。

我走进去的,是我的姑姑家的厦屋。我去看我的姑姑一家。

这一天,姑姑的大女儿云雁和她的女婿——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初二来看望姑姑姑夫后,还没有回家。其实不是他们两人不回家,而是姑姑姑夫特意把他们留下来再待上一段时间。云雁虽然已经结婚了,但待在自己的爸妈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堪的,相反倒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新家倒有点不习惯。这不像过去的或者其他的人家,家里有结了婚的哥哥或者弟弟,待得时间长了,就是哥哥弟弟不说什么,当嫂子的或者当弟媳妇的背后也会说句什么。现在,像云雁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最多前面或者后面有一个兄、姐或者弟、妹,兄弟姐妹之间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云雁一直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

云雁去年刚结了婚,她的女婿听说在秦城市汉武区的一个镇政府给领导开车。亲戚们都说:云雁,这回嫁给了一个有前途的小伙子。云雁则对亲戚们说:就是一个开车的,能有什么前途?现在谁不会开车呀!亲戚们则说:那可不一定!不信你等着看。云雁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听到亲戚们如此说,心里当然乐滋滋的。

云雁现在的身子有点重,听说在这个正月就要生了。所以,她其实在自己的爸妈家也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回去了。对于很快就要到来的孩子,女婿一家说,将来无论生下男娃女娃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喜欢。云雁知道这是老公一家人给自己宽心。云雁则对人说:“我还是希望要个男孩。”但随后又说了一句:“哎!不过,这事谁能做得了主呢!”

云雁的下面有一个妹妹,叫云莺。妹妹的下面有一个弟弟,叫云龙。



云雁的妹妹云莺,看上去总是一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样子,从不像同龄的女孩子那样,呈现出那种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总是那样快乐。她的脸上总是流溢着灿烂的笑容,无论谁一见到她,都会觉得很喜欢。这也许就是天性吧!去年,她刚从秦城市财会学校毕业,现在正在一家化工厂当会计。这个时候,她和姐夫并排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嘴里一边咯吧咯吧嗑着瓜子,一边眉开眼笑地听着姐夫说话。姐夫讲的是他当年当兵时的故事。云雁的女婿原来还当过兵。姐夫讲得很神奇,云莺听得很神往。云莺想知道得越多,姐夫谈得就越起劲。女孩子对军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神往与崇拜。姑姑在厨房里喊:“云莺,你过来帮我择一下菜。”云莺说:“等一会儿,马上就来了。”可是,三会儿都过去了,云莺还是没有来。姑姑气得说:“这死女子!”

厦屋里,靠着南墙打开着的电视里,播放的《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好像只给炕沿上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一样。她静静地坐在炕沿上看着,偶尔往嘴里塞一颗糖进去。

院子里,云雁的弟弟云龙正在给一只黑色的小长毛狗剥着一个橘子,小长毛狗蹲在云龙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里的橘子。云龙说:“小黑,别着急,马上就剥好了。”小黑看上去很可爱,云龙的样子看上去更可爱。云龙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又高又胖的小伙子了。那一年我在频婆街上的药材公司门前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流着鼻涕的小孩子。面对他现在的样子,不认识的人远远地望着他,一定会想象着他要是发起火来,那可是躲都躲不及的,你看他那副身板就够吓人的。可是,跟他说起话来,你听他说话的声音和语调,却和他的身材又极不协调。他的声音就像柔软的棉花一样,他的语调又